

無神論鼻祖達爾文 之歷史地位（四）

吳家望

即使在我思想極端動搖的時刻，我從未是一個否認上帝存在的無神論者。
In my most extreme fluctuations I have never been an Atheist in the sense
of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God.

達爾文(1879)

達爾文使我可能成為一個心滿意足(理智)的無神論者。
Darwin made it possible to be an intellectually fulfilled atheist.

無神論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86)

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是十九世紀以來對人類歷史影響最深的科學家和思想家，也是世界無神論風潮的動力。前文我們談到達爾文和進化論的關係，現在我們繼續從信仰的角度探討達爾文的影響。

達爾文和宗教信仰

當代無神論風潮領袖，英國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86, 6)說：「達爾文使我可能成為一個理智上得以滿足的無神論者。」恰好相反，達爾文本人卻是一位謙遜的科學家，生平避免談論宗教信仰。他提倡進化論以後，不單是科學界，政界和宗教界都有強烈反應。到了晚年，他在自傳和信件中表達了他對科學與信仰關係的看法。達爾文本人從未承認自己是一位否認上帝存在的無神論者。他說(1876)：「我感到極端困難，甚至不可能想像，宇宙之浩瀚和壯麗，包括人能夠回顧久遠之過去和展望遙遠之將來的能力，是盲目機遇和命運(blind chance and

necessity)之結果。想到這一點，我無法避免地在尋求一位有智慧思維的第一起因(上帝) 我配得被稱為一位有神論者。」(F. Darwin, 66)。

有史以來，以牛頓為代表的科學家們，絕大多數在讚歎神明的氣氛中研究科學，科學和無神論似乎絕緣。達爾文時代，歐洲是基督教世界，達爾文年青時準備要當神學家。當他的愛女10歲去世時，他開始抱怨，為甚麼上帝允許這事發生。後來，「自然選擇」成了他心愛的孩子。他同時提出進化論的生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Wallace)1869年在學術論文中指出，人的大腦、說話器官、雙手和外型都不可能靠自然選擇進化而來。達爾文讀後驚怒交加，寫信責備華萊士說：「我希望你還沒有完全殺了你我的孩子(自然選擇)。」(Wallace and Marchant, 196-197)。

達爾文深知進化論之困難(參考前文)，卻把它像親生孩子那樣保護。盲目進化論最大的阻礙便是超自然的、有目的的創造。所以，無神論生

物學家萊旺丁(Richard Lewontin)指出，「唯物主義是絕對的，我們不能允許上帝的一只腳跨進門坎」(We cannot allow a Divine Foot in the door. Lewontin, 1997)。到了晚年，從科學研究退下來後，達爾文表達了他對科學和信仰關係的看法。達爾文在1873年給荷蘭學生的信上說：「我無法想像，這浩瀚和奧秘的宇宙，包括我們的知覺，是機運的產物。換言之，這應該是上帝存在的主要論點——即使我們承認『第一起因』(上帝)的存在，我們的內心仍然渴望知道他的來源和他的起點——我認為，最安全的結論似乎是：這是一道人的智慧所高不可攀的大難題。」1879年，達爾文告訴一個德國學生說，各人為他心目中上帝所下的定義可能不同，但是進化論與信仰上帝毫無衝突」(quite compatible, F. Darwin, 61)。他說：「毫無疑問，一個人可以既是熱情的有神論者，又是進化論者。」(Desmond, 636)。

1850-1900，從達爾文到尼采：「上帝死矣」

德國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可謂二十世紀影響最深的哲學家，被稱為後現代主義哲學之父。他的名言「上帝死矣」在哲學論壇上或雞尾酒會上傳播了100年，方興未艾。他從一個「狂人」(madman)口中喊說：「上帝死矣！上帝仍然是死的，是我們殺了他。身為劊子手中之劊子手，我們要怎樣面對自己——有誰能抹去我們身上的血？」尼采到晚年成了瘋子，但是他說這話時頭腦清醒。他想像自己為殺上帝的兇手，卻一無歉意。他狂妄地推銷所謂「權勢意志」(will to power)，說：「我們是否必須成為配得的『上帝』——世上從未有過如此的重要事蹟。」(Nietzsche, 1882, 125)

哲學家尼采少壯不得志，直到科學家達爾文的進化論喚醒了他，使他認識在生物歷史中，包括人類在內，沒有一樣種族是不變的(immutable)。舉一反三，尼采將進化論運用於宇宙學和哲學，得出這樣結論：宇宙的存在和人類的出現都不需要永恆的上帝，傳統的價值觀也要

隨著倒塌(The collapse of all traditional values)。達爾文認為，人類進化的過程是強者征服弱者。用科學界的語彙，達爾文這麼說：「兩個部落相爭，勇敢、憐憫和忠的人數眾多、內部團結互助的部落無疑能夠戰勝並征服對方。在這無休止的、殘忍的戰爭中，不可缺少的是忠貞和勇敢。」(Darwin, 1871, 162)青出於藍，到了哲學家尼采筆下，他一無掩飾地說：「憑著人類的原始天性，那全然未開化的掠奪者，滿懷不間斷的、貪婪和追求權勢的強烈意念，猛然撲向那軟弱、已開化和愛好和平的種族。」(Nietzsche, 1885, Section 257)；難怪尼采被稱為是納粹偶像了(the icon of the Nazis)。

尼采主張人類只不過是低等猿猴向未來的「超級人」(overman, or superman)進化過程中的過渡形態。他譏笑說，與人相比，猿猴豈非笑料；與超級人相比，人豈非笑料，或是難堪的羞愧(laughingstock or painful embarrassment)。尼采認為，雖然人不能創造上帝，但是他能創造超級人(Nietzsche, 1883, Section 3)。尼采也應該被稱為是後現代主義的偶像，因為他為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人定勝天」或「人人皆上帝」的個人主義理想奠定了基礎。

基督教哲學家魯益師(C. S. Lewis)曾對人要「征服自然」的想法作出頗有哲理的評價。他說：「人首先將周遭事物貶為自然，從而可以征服它(自然)。但是，每一次人『征服』了自然，就擴展了自然的領域。例如，在我們未懂得如何度量星球之前，星球尚未成為自然的一部分——這樣向自然投降的過程，結果是我們將人類貶低為盡是自然。到末了，人『征服自然』成了自然征服人。」(Lewis, 79-84)。

1900-1950：從「上帝死矣！」到「上帝死乎？」

1966年4月，美國《時代周刊》以「上帝死乎？」(Is God Dead?)為題出版了重要的專刊，總結了從尼采以來幾十年神學和哲學理論的變化。二十世紀有一小批神學家繼承了尼采的、自我中

心的人取代上帝的論調，企圖用科學的眼光來研究神學。既然「上帝已死」，他們就推出所謂「自由神學」運動，鼓吹一種沒有上帝的神學，引起所謂「世俗反叛」(secular rebellion)。儘管1965年的民意測驗表露，97%的美國人相信上帝，這一撮神學家認為，他們不再需要上帝來解釋、管理和判斷某些生活層面(*Time*, 1966)。

神學家瓦哈年(Gabriel Vahanian)指出，現代人(modern mind)口稱「上帝死矣」，並不是說上帝不存在，而是他們需要一種後現代、後基督的改觀文化，從而創造他們所能夠經歷的、新型的上帝。他認為問題在於文化。他說，長期以來，隨著基督教的興起，基督信仰逐漸融入於藝術、政治和經濟，上帝無形中成為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每當文化經歷改變，對上帝的信仰也受到衝擊。《時代》編者得出的結論是：這種世俗化過程的最重要啟動者乃是科學。(*Time*, 1966)

俄國大文豪陀思托也夫斯基(1821-1881)小說裡的主人公曾說過一句名言：「如果沒有上帝，人可以為所欲為。」現代波蘭大詩人、諾貝爾獎得主米洛滋(Czeslaw Milosz)是研究陀思托也夫斯基的權威。他說，陀氏有先見之明，從心底裡為世界未來將會出現的(沒有宗教信仰和道德觀念的)「虛無主義」擔憂。米洛滋說：「信仰空間是極端重要。我認為，人是否虔誠乃是解決一切事物的關鍵。虔誠是我們避免虛無主義的保障。」他感嘆地說，在美國教學的年月，他看到美國勞動人民的「我的上帝、我的國家、我的家庭」的傳統道德觀念被逐漸顛覆。今日美國社會逗留在以十九世紀科學為標準的純理性主義。根據這樣幼稚的觀念，從功能而言，人類和病毒或細菌沒有差異。人無非是浩瀚宇宙中的一個小污點(a speck)。米洛滋是個文學家，但他對現代科學家處境的評判可謂旁觀者清也，他指出：「有如此觀點，屠殺100萬、200萬或1,000萬人又算甚麼？說穿了，希特勒還不是讀了這類十九世紀科學的粗俗小冊子(vulgarized brochures)長大的。」(Gardels, 66-74)

1950-2000：從「上帝死乎？」到「上帝未死！」

2008年7月，美國《今日基督教》月刊縱覽40多年神學界的大轉變，發表了現代著名哲學家克瑞格(William Craig)的專題文章「上帝未死(God is Not Dead Yet)」，回應1966年《時代周刊》所提出的難題。二十世紀中期，神學家跟在科學家後面，認為既然我們的五官不能驗證(verify)上帝，上帝的存在成了毫無意義的議題。後來這種驗證主義(verificationism)也倒塌了，因為它本身更是無法驗證的。克瑞格說，驗證主義之倒塌是二十世紀哲學界之最重要事件。他認為，現代以道金斯為代表的所謂「新無神主義」(New Atheism)，雖然寫了些暢銷書，卻缺乏說服力(lack of intellectual muscle)。

與哲學界的改變不無關係的是科學界的劃時代重大事件：二十世紀中期宇宙大爆發論和生物DNA藍圖的同時露面，前者展現宇宙誕生時的壯觀，後者顯示細胞內部不可思議的奧秘。大爆發論推翻了幾千年宇宙永恆(無起點)的觀點，DNA結構表達了生物內部數十億年前已存在的設計因素。在科學家極度興奮的時刻，1976年哲學家卡特(Brandon Carter)提出了「人類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認為宇宙被創造和它存在的目的乃是為人的出現和生存準備條件。

「人類原理」在科學界大有反響。很多科學家著書立說，聽來都蠻像哲學家。無神論的科學家不敢接受這樣有「宗教味」的原理，卻無言以對。得過諾貝爾獎的無神論核子物理學家溫伯格(Stephen Weinberg)是當代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也是能夠推翻「人類原理」最合適的人選。他畢生研究大爆發論，希望發現能夠解釋宇宙間至細胞內一切現象的「統一理論」。溫氏化了幾十年功夫鑽研所謂「史無前例的物理學難題」(the mother of all physics problems)：演算宇宙大爆發後物質形成時的最初條件。最後他發現，那最關鍵的「宇宙常數」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如果這常數差了百分之零點零零零(120個零)分之一，生物就不可能出現，人類更沒法存在。

溫氏終於承認，唯一能夠解釋這種科學現象的便是「人類原理」(Susskind, Chapter 2)。

1966年，《時代》編者認為，現代社會「世俗化」過程(secularization)的最重要啟動者乃是科學。到了二十一世紀，這種看法倒過來同樣有效；當前的「非世俗化」過程(desecularization)的重要啟動者也是科學。面對自然主義科學家的沉默，無神論哲學家史密斯(Quentin Smith)感到失望。他感嘆地說：「在學術界，上帝未死，他在後1960年代復活了。在哲學界 他現在越活越強壯。」(Craig, 2008)。

小結

達爾文自認為應該是一位「有神論者」，卻必須捍衛無目的的進化論；他有足夠資格當一位「無神論者」，最後還是稱自己為「未知論者」。有神還是無神，已知還是未知，他似乎是一位忐忑不安的迷途客。因為達爾文的影響，生物學家道金斯成為一位理智上得以滿足的無神論者。在他的代表作《上帝幻覺》一書中，他大罵聖經和上帝，最後還是稱自己為「未知論者」，不敢戴「無神論者」的帽子。他前朝後代、天文基因，大談科學，最後承認人對宇宙和生命的了解極為有限。他形容自己的眼界好比是蒙了阿拉伯婦女的雙層大頭罩(The mother of all burkas)，從那一隙窄縫中看世界(Dawkins, 2006, 362-374)。他可算是一位惟恐天下不亂、坐立不安的無神論革命者。1966的《時代周刊》說，對一位無神論者來說，「上帝死了嗎？」是個讓他十分煩惱的問題，因為他可能懷疑也許上帝沒死。

100年前，尼采接受了達爾文的科學學說，認為上帝已死。50年前，因為以達爾文主義為主的科學發展，《時代周刊》質疑上帝之存在。又因為科學的突飛猛進，現代科學家和神學家都認真思考，看來上帝未死。生物學家阿亞拉(Francisco Ayala)說，我們現有科學知識的99%都是達爾文所不懂的(Haydon, 2009)。但是，現代科學家明白，科學越是發達，他們不能解釋的問題也越多。將來50年，科學家仍然面臨那些最古老、也是最困難的難題：宇宙究竟有多大？宇宙存在的目的如何？有機物的

起源何在？第一個DNA從何而來？人的知覺從何而來？人的道德觀念從何而來？科學家為他們永遠不能回答這些問題感到悲觀。如果上帝未死，說不定人能夠從更新的、更不可思議的科學資料中認識上帝的作為。那時，達爾文若仍存活，也可以成為一個心滿意足的有神論者。

參考資料

- William Craig (2008), "God is Not Dead Yet,"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008.
- Charles Darwin (1871), *The Descent of 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1.
- Francis Darwin (1892), Edi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and Selected Letters*, Dover, 1958.
- Richard Dawkins (1986), *The Blind Watchmaker*, W. W. Norton.
- _____ (2006), *The God Delusion*, Houghton Mifflin.
- Adrian Desmond & James Moore (1991), *Darwin, The Life of A Tormented Evolutionist*, Warner Books.
- Nathan Gardels (1985), "The Withering Away of Society: An Interview with Czeslaw Milosz," in *Czeslaw Milosz: Conversations*,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6.
- Thomas Haydon (2009), "What Darwin Didn't Know," *Smithsonian Magazine*, February, 2009.
- C. S. Lewis (1947), *The Abolition of Man*, Collier Books, 1955.
- Richard Lewontin (1997),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emons," *NY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9, 1997.
- Friedrich Nietzsche (1882), *The Gay Science*, Edited by Bernard Williams,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1.
- _____ (1883)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Penguin Books, 1978.
- _____ (1885) *Beyond Good and Evil*,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Dover, 1997.
- Leonard Susskind (2006), *The Cosmic Landscape*, Little, Brown.
- Time Magazine (1966), "Toward A Hidden God," *Time*, April 8, 1966.
- Alfred Wallace and James Marchant (1916), *Alfred Russell Wallace,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Harper.

(作者為自由傳道人，曾獲得數學、神學等學位)